

# 符合第一世界国家身份 许通美呼吁国人努力提升素质

自认对新加坡人比对政府更多意见的巡回大使许通美教授说：“我们是第一世界国家，却有着第三世界国家般的人。许多国人缺乏第一世界人民所应具有的公民意识。”

蓝云舟 报道  
yznam@sph.com.sg

新加坡人自私、不友善、缺乏公民意识。巡回大使许通美教授认为，新加坡作为第一世界国家，人民素质却处于第三世界水平，他呼吁全体国人努力提升国民素质。

许通美昨天在由新加坡国立大学政策研究所举办的新加坡开埠200年研讨会上回答现场观众提问时指出这点。

提问者当时就许通美在演讲中给第四代领导班子提出一系列建议，进一步请许通美分享他会给国人的建议。自认对新加坡人比对政府更多意见的许通美说：

“我们是第一世界国家，却有着第三世界国家般的人民。许多国人缺乏第一世界人民所应具有的公民意识。”话音刚落，全场报以掌声。

许通美接着说：“国人应该关心环境课题，但很多国人不关心。许多国人自私而且不友善，看看他们开车的方式就知道。”

他进一步就如何创造更平等的社会提出建议，包括提高社会底层人士的薪金、不要盲目效仿美国企业高层和底层收入悬殊的做法。

许通美是在最后一场座谈会“斗士与建造者”（Fighters and Builders）上发表看法。报业控股英文、马来文与淡米尔文媒体集团总编辑兼《海峡时报》总编辑华仁·费南德斯（Warren Fernandez）担任主持，另一名讲者是彭博社总编辑约翰·米思伟（John Micklethwait）。

许通美在演讲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反殖民浪潮中，亚非地区出现了一批争取国家独立的伟大斗士，包括印度尼西亚的苏卡诺、越南的胡志明，及印度的甘地。不过，这些斗士中很少人在取得胜利后成功转型为建造者，因此一些新兴国家无法在独立后取得进步。

反观新加坡，领导反殖民斗争的斗士同样精于国家建设，推

出了公共住屋、供应干净饮用水、在裕廊建设工业区、打造享誉国际的航空品牌、吸引跨国企业到本地投资等在当时看似不会取得成功的措施。

“他们有着腹中的一团火，也具备勇气，敢于破格思考，化不可能为可能，并抱持永不言败的精神。”

## 吁第四代领导班子 腹中要有一团火

距离下届大选的步伐越来越近，许通美呼吁第四代领导班子同样要有这“腹中的一团火”，不能畏惧内外敌人，也要具备独立思考能力，敢于开荒，引领创新。

许通美因此向将从李显龙总理手中接过棒子的下一任总理提出八点建言。他首先指出，第四代领导人必须维护新加坡安全，不让新加坡受到海陆空和网络空间的袭击和信息操控。

政府也应帮助马来社群跟上华族和印族社群，在高等学府、各专业、公共服务体系和武装部队高层实现较准确的族群比例。

经济发展方面，许通美认为政府应加强与亚细安的经贸关系。新加坡应推进环保建筑和绿色能源，人人也应为减少碳足迹尽一份力。

为提高生活素质、打造包容社会，许通美倡议以收入中位数一半为准，划定贫困线，提高体障人士受雇比例，及为失业人士提供援助。

最后，许通美也呼吁政府更大度接受持不同观点，但从善意角度出发者。

在中美关系日益紧张的趋势下，许通美注意到华盛顿对北京日益抱有敌意，甚至出现有意让两国经济脱钩的迹象。他说：

“随着中美敌对关系愈发激烈，各方不会接受小国保持中立，会指望我们选边站。希望这可恶的一天永远不会来到，否则这将是新加坡和亚细安面对的最大地缘政治困境。”



巡回大使许通美教授（左）和彭博社总编辑米思伟（右）在座谈会上就“斗士与建造者”的讲题交换意见。担任主持的是《海峡时报》总编辑华仁·费南德斯（中）。（陈斌勤摄）

## 王赓武教授： “分家”是新加坡历史主轴

黄伟曼 报道  
ngwaimun@sph.com.sg

虽然都曾是英国殖民地，新加坡和香港这两座城市的殖民经验非常不同，英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获胜后，香港正式走入英国统治时代，却始终未真正与中国大陆脱离联系，甚至早在1840年后就已是“一国两制”。

相反的，英国殖民统治者过去百般努力要让新加坡和马来半岛周边的近邻建立实质联系，却从来没有成功，新加坡从英殖民时期一直到1965年被马来西亚逐出被迫独立，“分家”一直是我们历史的主轴。

著名历史学家王赓武教授在新加坡开埠200年研讨会上，从“分家”和“分割”（Separation）的概念谈起，对比新加坡和香港的殖民历史，突出两地如今命运的不同与这段历史以及它们所面对的地缘现实有深刻关联。王教授提供新鲜的视角，供两地思考目前面对的挑战。



著名历史学家王赓武教授在新加坡开埠200年研讨会上，从“分家”和“分割”的概念谈起，对比新加坡和香港的殖民历史。（陈斌勤摄）

他说：“今天中国的地位不一样了，即使不再是帝国，也是区域内最强大的国家。新加坡作为一个身处东南亚的小红点，要如何在中美于印太区域直接对峙的情况下，去处理与周边邻国的关系？这都需要我们重新去思考连接与分家的历史意义。”

王赓武也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前主席。他

## 香港未真正与中国“分割”

在研讨会上一开始就指出，“分家”这个概念让他有诸多联想，新加坡历史上除了新马合并后的“分家”，早在英国与荷兰于1824年签订《英荷条约》划分两国的势力范围，把柔佛—廖内苏丹王国分为新加坡海峡以南和以北两个部分时，就已经经历过一次“分家”。

他认为，之后新加坡与周边的马来群岛国家虽然开始建立一些联系，但关系一直都不是最舒服或自然的，也因为这个缘故，新加坡的治理者后来也接受了更适合我国的方案：在与邻国保持联系，但同时留有一点距离，并与世界接轨，成为一个国际都市。

至于香港，王赓武指出，他最近在讨论一国两制问题时，更确定即使1842年香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永久割让给英国，它并未真正与中国“分割”，与中国大陆深刻的联系也从没中断。

“虽然香港当时是殖民地，应该要自主与独立于中国

。有更多人研究，就会看到不同的、有细微差别的历史论述浮现，这应该是好事，否则新加坡在1950至1960年代那段丰富的历史就没有人记载。有些人会问我怎么看待历史修正主义，我的回应是所有历史学者都是修正主义者，前提是学者必须确保研究严谨和诚实。

——耶鲁一国大学校长陈大荣教授，回应学生关于新加坡应如何处理政治左派历史的记载

我们必须接受我们同时拥有多重身份……殖民时期的亚洲人就能与这样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共存并意识到这种跨文化、跨国界的依存关系……开埠200年不断被讨论的，是这种属于一个共同东南亚世界的归属感，是这种同时拥有新加坡和东南亚多重身份的意识。我们在这方面还需努力，但让人难过的是它们被忽略了。

——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法瑞什·努尔副教授